

同路人

张稚枫

何建平



同路人

·张稚枫 何建平

农村读物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华北敌后抗战教育的长篇小说。描写了许明、何维、路远、于德、张振海等一代革命青年，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舍家纾难，刻苦学习，深入实际，战胜艰险，浴血苦战，冶炼成长的过程。歌颂了反“扫荡”中壮烈牺牲的烈士程昭、宋干、李志毅、李抗和辛瑜，鞭挞了认贼作父的叛徒丁德恒、混入革命阵营的内奸波澜、开小差的无耻逃兵常兴实。赞扬了何维、程昭、孙洁、石岩，处理爱情纠葛的高尚情操；也抨击了丁德恒、钱想、莫哲仁等生活糜烂、道德败坏的丑恶灵魂。书中悲欢离合的故事曲折生动，人物亲切感人。

同 路 人

张稚枫 何建平 著

责任编辑：肖瑞连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河北三河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 发行

•

850×1166毫米1/32 26.25印张 580千字

1988年7月第一版 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7-5043-0497-5/1·110 定价：6.30元

目 次

第一章	夜闯边区.....	1
第二章	同路人.....	25
第三章	恒山学院.....	52
第四章	第一课.....	79
第五章	春光明媚.....	105
第六章	背粮.....	127
第七章	攻坚.....	150
第八章	失踪.....	182
第九章	过平汉路.....	207
第十章	新同学.....	2 8
第十一章	高尚的情操.....	266
第十二章	艰难岁月.....	289

第十三章	实习.....	317
第十四章	挫折.....	346
第十五章	选举.....	373
第十六章	生产自救.....	407
第十七章	社会大学.....	444
第十八章	抢救失足者.....	482
第十九章	刑讯逼供.....	506
第二十章	狙击.....	531
第二十一章	冒险突围.....	554
第二十二章	虎口夺粮.....	581
第二十三章	坚持.....	610
第二十四章	惨痛的教训.....	637
第二十五章	丁德恒叛变.....	661
第二十六章	大屠杀.....	684
第二十七章	终生遗憾.....	707
第二十八章	红白喜事.....	728
第二十九章	洗温水澡.....	758
第三十章	赴延安.....	787
后 记		811

第一章 夜闯边区

一

一九四二年，元月初五上午，平汉路上一列南去的列车，迎着凛冽的寒风，在冀中平原上疾驰。路边枯秃的树木、苍黄的沙丘和封冻的小河，飞也似地向后闪去。乌云把天空染得灰濛濛的。田野上，一切都象被冻结了一样，死气沉沉。苦难的大地，正承受着严冬的折磨，暗暗聚集力量，等待着春风。

靠近餐车的一节车箱里，前半截十几排座位空着，后半截座位上挤满了人。没找到座位的，就蹲在车门口或站在过道上。旅客们有的合着眼打盹，有的栽着头闷坐，偶尔有人小声说两句话，但怕招来横祸，马上闭口，噤若寒蝉。

车箱中部靠右侧坐着一个英俊青年，二十来岁，白净脸盘，眉清目秀，鼻梁挺直，一对晶亮的眼睛，左顾右盼，灵活极了。脸上时而露出天真的微笑，显得潇洒热情，而又精乖稚气，叫人一看就知道是个聪明能干、爱说好动的青年。刚刚理过但却散乱的头发有点别致，更显得英姿勃勃，仪表非凡。列车驶出北平，他掩了掩身上的古铜色棉袍，心情非常激荡，凝望着渐渐远去的古城，久久沉思。随后，就伏在玻璃车窗旁，眺望着前方灰茫茫的山峦和随着车轮颤动跳跃而过的村落。一会儿又站起来，伸伸腰，跺跺冻疼了的脚，机警地向车厢扫视一

下，然后微笑着低吹两声口哨。很显然，他正浸沉在一种欢欣、兴奋的情绪里。

汽笛长鸣一声，列车速度减慢，喘息着爬进高碑店车站。车刚停住，前头车门口就冲进几十个穿黄军装的日本兵，沉静车厢里顿时响起一阵叽里咕噜的喧噪声。旅客们用厌恶和惊惧的目光看着这群横冲直撞的强盗，生怕发生什么意外。日本兵坐到预先给他们留下的空座上，才多少安静了一点。那个青年锁起双眉，偷偷对日本兵狠狠瞪了两眼，列车开动后，便靠着车窗紧紧闭起了眼睛。

忽然，车厢里发生一阵轻微的骚动。青年睁开眼，只见一个日本军官腆着胸脯，双手叉腰，拼命瞪着一双牛眼，正冷森森地睥睨着旅客。他两腿叉开，身子一动不动，只有胸部随着呼吸微微起伏，一会儿看看这排座位，一会儿瞧瞧那排座位。整个车厢立刻布满了阴森恐怖的气氛。

为了不引起日本军官的注意，青年向后缩了缩身子，仍然若无其事地半闭上眼。突然，日本军官迈开大步向车门口一排座位奔去，带钉子的皮靴在地板上踩出震耳的“呱呱呱呱”声。接着，站在一个中年旅客面前，微弯下腰，歪着头，用一种瘆人的目光对他看了一阵，猛地一把抓住他的衣领，象老鹰掐小鸡似地把他从座位上揪起来，凶狠地吼叫着：

“你的，什么的干活！嗯？”

那位旅客被这突然袭击吓昏了，脸上一阵儿黄，一阵儿灰，手和嘴唇都止不住地颤抖，结结巴巴地回答：

“太，太君，我，我做买卖的干活……”

日本军官拚力把他拉得离自己更近些，伸着脖子又对他看了好一阵，大喊一声：

“你的，良民的不是！你的，八路的干活！”

“太，太君，不，不是……”那位旅客更加慌乱了。他正要哆嗦着掏出“居住证”，日本军官已经左右开弓地一连打了他六个耳光。他的身子随着“啪，啪”的响声，东仄西歪，嘴角上立刻流出了鲜血。车厢里几十个中国旅客，眼巴巴地瞅着日本军官大发淫威，却没有一个人敢吱声。穿古铜棉袍的青年，朝鬼子军官瞥了一眼，握紧拳头，猛然在茶几上“叭”的一击，站起身来，就要跟鬼子算帐。忽然传来一个女人娇声嗲气的问候声：

“松田太君，您好！”

青年抬头一看，身后那排座位上，站起一个衣着华丽、描眉画目，年轻妖艳的女人。她惊人的美貌、婀娜的风姿，把日本军官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哈哈！”叫松田的那个鬼子意外地发现了熟人，一副狂眉怒目，马上变成淫邪的笑脸，那股欢乐亲热劲儿令人看了肉麻、讨厌，浑身起鸡皮疙瘩。他推开中年旅客，几步跨到女人身边，那只长着黑毛的大手按着她的双肩，脸对着脸，贪婪地盯着她的眼睛说：

“比烂，你的回家？！”

“回保定探亲。”女人被那双贼咕溜的眼睛盯得低下了头，右颊上一颗“美人痣”颤动了几下，又厚着脸皮搔首弄姿、媚笑嫣然地同鬼子交谈起来。从他们的对话里，青年听出了一些头绪，松田是驻守保定的一个宪兵队长；女人叫苏碧兰，是从北平回来的学生。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尽管服装正经大方，但是那双神情冶荡的俏眼，暴露了她心灵的轻薄和生活的放浪。当松田发现全车厢的中国人、日本兵，都在看着他们俩，

便向四周瞪了几眼，搂起女人的细腰，向餐车走去。

二

刚过中午，列车到达保定。青年从行李架上取下一个小白布包袱，在衣帽钩上摘下一顶皮帽，漫不经心的向日本兵斜了一眼，便向车门挤过去。他匆忙地戴上帽子，第一个跳下车，迈着大步奔向出站口。

出站后，他在一个小烟摊旁边迟疑地站了一阵。车站外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他穿过乱糟糟的小广场、肮脏窄小的街道和破旧的屋宇，来到保定城大西门。

城门楼上飘着膏药旗，瓮城上面有鬼子驻防。城墙没有北平的城墙高大，却也坚固雄伟，肃穆森严。垛墙都经过修补加固，垛口上掏了很多向外射击的枪眼。离城门洞不远，靠城墙根一边蹲着一座暗堡，扇面形的射击孔象毒蛇的眼睛一样，紧擦着地皮盯着护城河上的小石桥。城门两边用白灰粉刷的城墙上，写着血淋淋的八个大红字，右边是：“日中提携，”左边是：“共存共荣”。标语下面站着一个拿枪的日本兵，一双贪馋淫邪的贼眼，不停地在过往的姑娘、媳妇脸上巴睃，嘴里还一个劲地咽唾沫。一个挎手枪的伪军，象摇尾巴狗似的站在一旁，时而堆着笑脸向鬼子谄笑讨好，时而板起面孔向人们吆三喝四。

青年随着进城的人流，走过石桥，穿过瓮城，混进城内西大街，才松了一口气。他放慢了脚步，扫视着路北每一座店铺，终于在一条“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标语旁边，找到那座开张不久的小饭馆。饭馆临

街的拱券式门窗上油漆锃亮，大门上的对联、斗方和楣批红光闪闪。门簪上，一边挂一个红纸扎的绣球，绣球的飘须随风摆动。门楣上方桦花格棂当中，吊扣着一只柳条箢篱。这箢篱，既是大车店的幌子，告诉人们饭馆后边就是大车店；又是饭馆老板的吉星符箓，祈求老天保佑他用箢篱在清汤里大捞油水，发一笔横财，即所谓：“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青年机警地朝四周看看，然后迈步走进饭馆。

他刚在靠西墙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来，一个肩上搭着手巾的堂倌走过来问他：

“您吃什么？先生！”

“你们这儿都卖什么？”青年反问着，马上又改口说，“有热汤面没有？”

“有，要几碗？”

“两碗。”他心不在焉地说着，目光早已转向另外几张桌子。饭馆不大，除了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一个青年工人和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农村妇女以外，既没有什么学生，也没有长工打扮的交通员。半月前，万大哥嘱咐，今天中午到饭馆来接头，先找一个天津口音的女学生，接上头，再由一个姓穆的农民把他们带走。现在，原先约定的人都没有来，他只好耐心等待。

堂倌端来了面条，饭馆里不断有人出出进进，可是没有一个象是接头的人。于是他故意放慢速度，细嚼烂咽起来。这时，门外走进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她一进门，先向屋里环视一下，然后走到临街的一张空桌旁边，放下提包，面对着青年坐下来。

“您吃什么，小姐？”堂倌走过来问。

“等一等再要，我们还有人没来。”

姑娘一边回答，一面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她从容地打开提包，拿出织了多一半的毛围巾，整理一下竹针，继续织起来。

青年仔细打量着这个姑娘。只见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身材匀称，穿一件朴素合体的旧阴丹士林布大褂，下面露出半寸墨绿色旗袍的裙边，周身充溢着青春健美的光彩；长方脸型，两颊绯红，两眼闪光，牙齿整齐，嘴唇线条分明，额前乌黑的短发很自然地覆盖在眉毛上面，显得神态端庄大方，朴实无华，而又不失于秀气漂亮。她很少左右流盼，但偶尔也露出一点心绪不安，有时机警地隔着窗户向街上看，有时用疑惑的眼神瞧瞧青年，接着又低头去织围巾。

青年立刻想到，这一定就是那个从天津来的女学生，再过一会儿，带路的人来了，就可以顺利地走上奔向晋察冀边区的光明大道。想到这里，他高兴起来，心里豁然开朗了。

他把第二碗面条慢慢吃完，接头的人还没有来。那个姑娘也皱起眉头，不时地向窗外张望。她看看挂钟，已过了下午一点。堂倌又来问她吃什么，她扬起眉头想了一下说：

“先来个木须肉，两张家常饼，等人来了再添。”

姑娘吃起来，她也吃得很慢，很慢。眼看各张饭桌上吃饭的人陆续走了，北平来的青年却还坐在桌边，守着两个空碗出神。他心急得象肚里着了火，但又不得不强作镇定。眼看那个姑娘也吃完了饭，整个饭馆只剩下他们俩，他觉得应该抓空子和她打打招呼，如果能打通关系，至少可以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他机警地看看窗外，站起身来踱到姑娘身边，低声问：

“几点啦？您也是等人吧？”

姑娘吃惊地抬起头，睁大眼睛奇怪地看看他，没有说话。

青年又问：

“你是从天津来的？”

姑娘皱起眉头思索了一下，冷淡地说：

“不，我是去北平的。”

这回答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他觉得从各种迹象看，她就是从天津来的那个女学生。她之所以不肯承认，一定是因为联络方式不对。他想再解释几句，做最后的一次努力：

“大姐，你……”

没等他说完，姑娘忽地站起身来，连忙收拾提包，喊出堂馆算了帐，转身迈出饭馆走了。

青年失望地摇摇头，付过饭钱，也离开了饭馆。走到街上，心里一阵慌乱。想起那个匆匆离去的姑娘，感到有一种徘徊在十字路口、走投无路的孤独，心情十分懊丧，无可奈何地向车站走来。

进了候车室，他找了个空位子坐下，陷入沉思。按预先的约定，如果在保定接不上头，他应该仍旧回北平。可是，他多么希望马上离开这魑魅横行的敌占区、人间的活地狱呀！

忽然，脑子里一闪念，他问自己：为什么不自己闯一下，偏要等别人带路呢？他听人说过，出保定城往西，过西三道封锁沟，就是游击区。他想，再往西一直走下去，进了山，不就到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了吗？他心里亮堂起来。可是，他又觉得这样走太危险，保定外围是鬼子的“治安区”，有不少据点、岗楼，鬼子和汉奸一定时常出来巡逻、骚扰；自己人生地不熟，口音不对，万一碰上敌人，那就糟了。还是别冒险，

回北平吧！想到这，几年来苦难窒息的生活情景都涌上脑际：鬼子横行霸道，随意杀人；汉奸催捐逼税，敲诈勒索；宪兵深夜搜查，抓人、强奸妇女；柜箱店老板刻薄无情；“瞪眼矜子”诟骂卡饭……他咬住嘴唇，反问自己，难道亡国奴的屈辱生活你没过够，寄人篱下的日子还能混下去吗？“不，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不能回去！”

他想起柜箱店的伙计，也是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万异大哥说过的一句话：“抗日不怕死，怕死革不了命。”又想到他教唱的一支歌：“向前走，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他鼓起了勇气，恨不得长起翅膀，立刻飞到西边山里，去参加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去过那自由解放的民主生活。他用拳头在椅子上狠狠捶了一下，自言自语的说了声：“走！”就象挣断了身上的千斤锁链，腾地站起身来，把包袱往肩上一甩，迈开大步走出候车室。

三

从车站出来，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盘算着怎么定。他在北平看过地图，记得保定和满城之间有条公路。他决定先找到这条公路。这时，从东面走来一个年轻人，身穿黑粗布棉袍，腰里扎着搭包，肩头背着个油渍麻花的“捎马”，手里提着扣鸡网子。他身材颀长，步履轻健，神情粗豪，面带英气，年龄约莫有二十出头，黑红脸庞上有一对精明漂亮的眼睛，显得极其镇定坚毅。这种镇定和坚毅，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那是久经风霜、历尽艰险的成年人会有有的标记。

北平来的青年凑过去打问：

“借光，大哥，去满城怎么走？”

年轻人看了青年一眼，向北一指，不紧不慢地说：

“你顺着铁道往北走，钻过桥洞子，就看见那条大马路了。”

青年人道过谢，朝北走出不远，就随着前面推虎头车的、赶毛驴的、挑担子办年货的一伙庄稼人，穿过铁路桥拐向西北。他匆匆忙忙走上前面不远的一个斜坡，忽然眼前出现了一道同公路交叉的封锁沟。沟边上矗立着一座尿桶式的岗楼。岗楼顶上有个鬼子正向四周了望；岗楼下边，站着两个拿枪的伪军，拦路盘查行人。

碰上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他心里有点着慌，迟疑了一下，脚步也跟着慢下来。眼看着走在前面的人，有的验过了“良民证”，有的賂了把，一个个过去了。那个穿黑粗布棉袍的青年，不知什么时候也跟上来了，向他黠黠地挤了挤眼，抢先一步走到两个伪军面前。一个矮胖子伪军低着头看“良民证”，一个瘦猴伪军朝他上下巴陵了一阵，喝问：

“干什么的？”

“马家老鸡铺的伙计。”

“去哪儿？”

“中西乡买鸡。”

胖伪军退还“良民证”，瞪了那个“伙计”一眼，舔了舔快要流到下巴颏上的馋水说：

“走吧！回来可别忘了给我们苏大队长带三只肥的，听见了呗？……下一个！”

北平来的青年见盘查的这样严，脸上装得满不在乎，可心里却整整直跳。他硬着头皮走近伪军，掏出上中学时的学

生证。

胖伪军接过学生证，看看照片，看看青年，问道：

“你上哪儿去？”

“满城。”

“去满城干什么？”

“回家。”

“回家？”瘦伪军怀疑了，“你是满城人吗？”

“嗯！”他回答着，但是马上感到不妙，心里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嘿嘿，你还想骗我们！”瘦伪军狡黠地笑着，很得意地说：“你的口音不对，你不是满城人！”

刚才青年曾想过上路之后编一套应付敌人的话，没想到情况来的这样突然。现在容不得迟疑，他脱口而出地说：

“我八岁就跟父母到北平上学，一年才回来一趟，口音还会不变？”

这理直气壮的申辩，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瘦猴伪军不吭气了，胖伪军又问：

“现在还没放寒假，你回家干什么？”

“我爷爷病重，打电报叫我父亲赶快回来，他在新民会里公事太忙，脱不开身，打发我先回家看看。”

听说他父亲在新民会工作，两个伪军有点怯场了。他们本来还想叫他打开包袱“检查”，现在都不作声了。这时，后边站着一个挑八股绳贩年货的小贩，还停着一辆拉货的双套车。两个想揩油的伪军对着挤了挤眼，放过青年，一个拦住挑八股绳的，一个向大车跟前走去。

青年背起小包，离开了封锁沟卡子。他松了一口气，却出了一身冷汗，直到这时，他才为自己莽撞的行动感到后怕，并且奇怪刚才漫天扯谎的那些话，竟轻而易举地骗过两个伪军。他把肩上的小包往里挪动了一下，甩起手臂，迈开大步，沿着公路不顾一切地走起来。

笔直的公路，穿过几个灰麻麻的村落，伸向遥远的西山脚下。公路旁，偶尔遇到几棵弯榆枯柳，在寒风中摇颤。路上行人稀少，那个下乡买鸡的拐上正西一条庄稼道。几个推煤的，左歪右扭地推着虎头车，慢慢向前挪动，车轴发出“吱扭吱扭”的尖叫。

天阴得更沉，风刮得更疾，开始下雪了。大片大片的雪花，象飘落的鹅毛，飞舞着，旋卷着，落在脸上化成了水，冰一样的凉。这个青年约莫走出十来里地，那个挑八股绳的跟了上来。他颤颤悠悠地挑着货郎担，脚步轻捷，动作利索，肩上挑着几十斤东西，就象扛一条空扁担那样毫不费力。离着近了，青年才看清楚，这个货郎二十多岁，个头很高，骨架很大，二尺半的白茬老羊皮袄，穿在他身上还盖不严屁股，下面露着靛蓝土布套裤。一双特大的脚上穿着灰粗布夹袜，单鼻梁踢死牛山鞋。可能是过惯了“糠菜半年粮”的节俭生活。他脸颊削瘦，颧骨突出。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时而迷惘呆滞，时而炯炯闪光，从眼神里可以看出这个大个子憨厚诚实而又精于心计。青年看他象是山里人，就靠近一步搭话说：

“掌柜的，贩的啥年货？”

“小本经营，能做什么称心的买卖！这次进府，添购了点针头线脑，毛巾肥皂，染料纸张，全神灶王，香烛鞭炮，赶几圈年集，求个利市，赚顿过年饺子吃就不赖了！”挑八股绳的答话，就象他走路那样干脆利索。

“你也是满城人吗？”青年同他并排走着，边走边谈。

“不——是，是石井的，”货郎说话有点半吞半吐了。

“你们那儿是‘治安区’吗？”青年说着，又伸出右手，把拇指和食指分开，比划了个八字，“见过这个没有？”

“见过，我们村就在柏山脚下，一到晚上，八路军、游击队常来常住。”

“这儿离西山还有多远？”

“看怎么算了，离西北这座茅山二十多里，离西边这座玉山至少有四十里。”货郎瞟了青年一眼，试探性地说：“你们城里人没爬过山吧？”

“爬过，我常去北平的香山、万寿山，还逛过妙峰山，八达岭。”青年凑近货郎小声说：“我想到西边山里看看，你能带我去吗？”

货郎警惕起来，在封锁沟哨卡盘查时，他听见这个青年说过，父亲在新民会做事。谁不知道新民会是汉奸组织，有什么好货？汉奸的儿子绕着弯地打听山里的情况，说不定是鬼子派出来的暗探哩！他转动了下眼珠，反问道：

“你不是满城的吗？家里有病人在等着你回去，怎么还有心思去游山逛景呢！”

青年被问住了，呐呐地说：